

戴密微先生與法寶義林

法國戴路德Hebert Durt作

吳其昱 譯

首先我要謝謝吳其昱先生，因他建議我爲中文讀者寫一文追念法國漢學大師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 先生，尤其關於他與法寶義林之關係，在他活動中較不爲人所知之方面。戴先生參與編纂法寶義林真可說具有決定性之作用。法寶義林是一部用法文解說之漢和佛教術語辭典。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先生不幸捐館，此事業仍在其精神感召下繼續工作。目前監修者爲法國學士院院士，法蘭西研究院教授 Jacques Gernet 先生。一九六六至一九八〇。主編爲洛桑大學教授 Jacques May 先生。法國極東學院日本分支，京都法寶義林研究所編輯計有 Anna Seidel 女士，Hubert Durt（譯者按 H. Durt 先生一九八一一起任爲主編）及 Antonino Forte，三人均法國極東學院研究員，又有 Robert Dequenue，御牧克己及彌永信美，以及數位日本、中國及西方臨時合作人員。一九七八年法寶義林別冊，大正大藏經總索引第二版出版，改題 Reberatoire du Canon bouddhique sino-japonais, édition de 'Taisho（大正大藏經總目錄）〔一九三一年第一版，書名 Tables du Taishō Issakyō（大正一切經目錄）〕。一九七九年法寶義林第五分冊出版，第一冊完成（字母 A B C）。第六分冊及第一冊梵巴藏漢語詞索引，即將付印，第七分冊正在編纂中。法寶義林自一九六七年印行第四分冊以來，即由法蘭西學士院碑銘與文學部（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出版。（-）

（-）參閱 J. May: *Le Hōbōgirin - Présentation générale et regards sur les dix dernières années*（法寶義林之概況及其過去十年之回顧）日佛文化，伍柒號，一九七九年三月，東京日佛會館，頁五一至七二。御牧克己日譯，法寶義林——全般的紹介と過去十年間の回顧，鈴木學術財團研究年報，拾伍，一九七八，頁四一至四四。

保爾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 先生以其大部活動用於佛教研究，在其佛教研究上，法寶義林（基於漢和資料之佛教百科辭彙）之編纂，又佔一特殊位置。（此依一九二〇歐洲自我中心時代之措辭）。

法寶義林之創始為應西方及印度學界之研究梵學漢學，日本學學者之祈願。早應該用一「國際科學用語」譯介漢文文獻，以廣供學人參考，因漢文文獻不僅保存大部份現在幾已完全失傳之印度佛教著作，而且證實亞洲漢文文化世界之佛教之輝煌發展。此類文化永遠具有佛教思想與藝術之痕跡，此外，東方學家曾希望經過通譯以利用日本佛學精博之著作。日本佛教研究早已開始躍進，而且現在正在繼續中。

一九二三年勒維 Sylvain Lévi 教授至東京與法國駐日大使 Paul Claudel 為日佛會館（日佛會館）奠基，勒維邀戴先生至日，先生遂開始參與法寶義林之編纂。

雖然此類記述已見他處（日佛會館），此處只略述戴先生佛教研究中主要中心點。

第一部大作，那先比丘經之漢譯本（那先比丘經），一九二四年發表於河內，戴先生對勒維（日佛會館）早欲研究之問題用科學方法處理印度原本之漢譯本，獲得成果，並樹一榜樣，至今奉為

（日佛會館）B. Frank et Iyanage Shōkichi 彌永昌吉，*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son histoire, ses buts, son fonctionnement*（日佛會館之歷史、宗旨、及活動），日佛文化，伍壹，頁一至一〇三。日譯：日佛會館の歴史、目的および活動，同上，頁一二七至二二四。

（日佛會館）H. Durt, *Les études bouddhiques de Paul Demiéville*（戴密微之佛學）將在日佛文化發表〔譯者按：見該刊叁玖號（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一六至二二〕，彌永信美日譯，ポール・ドミニユイルと佛教學，日佛會館會報，叁柒，一九七九東京，頁五至十一。

（日佛會館）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法國極東學院學報），貳肆，頁一至二五八。

（日佛會館）P. Demiéville, *L'Extreme-Orient dans l'oeuvre de Sylvain Lévi*（勒維教授著作中之極東），日佛會館會報，捌，二至四，一九三六東京，頁五三至五四。

圭臬。

依據早期代表勒維教授等人所創傳統，戴先生專門研究佛教或所謂唯心派唯識派哲學 *viññaptimātra*，此派在中國又曾相當風行一時；法相宗在民國初年新派佛學中曾居首要地位。先生不斷深入研究佛教唯心論，尤其搜索對中國唯識派形成有影響之最早文獻。

先生對時代較遲而又僅限中國之另一宗派禪宗發生興趣，為時亦早。儘管禪宗外觀學院派成分少而存在哲學成分多，先生舉示禪學對唯識學仍有其表現依傍之處。對現代中國智識分子揭示禪學之學者，其友胡適居其一焉。禪學在西方曾大為風行，但先生在此以前為最早研究禪學者之一。在其一生中先生以最謹慎態度繼續深入禪學，晚年介紹(六)並翻譯(七)臨濟錄，此書為其熱誠而嚴格之研究所生之趣味雋永之成熟果實。

一九二〇年起十年間戴密微先生即居住亞洲未嘗間斷。起初為法國極東學院研究員，主要居住河內，後至廈門大學講學二年（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主要講授佛教史及梵文。一九二六年七月在東京與其巴黎大學梵學教授 Alfred Foucher 相值，A. Foucher 時暫管理正在開辦之日佛會館，是年九月勒維教授至東京成為日佛會館第一任正式館長。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十月，當時戴先生仍屬瑞士籍，經勒維教授要求，暫代館長。先生在日佛會館研究至一九三〇年六月止，幾及四年，其間去上海與夫人結婚，後生子女各一（女公子生於日本，公子則生於歐洲）。

在法寶義林誕生時，日佛會館不僅聘用戴先生作研究員（*pensionnaire*），而且供給工作場所，並給予法律及精神之支持，日本學士院則為學術上之贊助者，又有若干日本慈善家捐捨資財，以便增僱日本合作人員班組，並刊印法寶義林第一分冊（一九二九），第二分冊（一九三〇）及別冊（一九三一）。

書名法寶義林之選擇及大部分分冊之封面題字似是與勒維教授同為監修者高楠順

(六) *Hermès*，第柒冊，一九七〇巴黎，頁六一至八〇。

(七) *Documents spirituels*（精神文獻），陸，一九七二巴黎。

次郎教授所寫，高楠氏畢業於牛津大學，後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為引介現代佛學研究方法至日本之學者之一。法寶義林使人想起中國古代淵博之佛教類書法苑珠林。日文讀為Hōbōgirin，又使人憶及，例如一九一一年之密宗辭書秘密辭林，指出屬於現代日本佛教研究之潮流。此書名對通解中文者言簡意賅，對不甚通解中文者則不免少見多怪，但其優點，可以避免與西文其他同類字書之混淆，後來此類西文字書，除Rosenberg 書⁽¹⁾以外，其計劃均較簡單。惟師利楞伽（錫蘭）之佛教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²⁾計劃較廣大，但此書不著重漢文術語。不過法寶義林一名亦有不便處，即不免使日人以爲原爲日文，後譯爲法文，實際此書只用法文撰著而且徹底新創。

至於書中條目之選擇，二位監修人勒維與高楠順次郎及主編戴密微先生先據已出版之日文佛教辭書，主要如織田得能獨撰之佛教大辭典及京都西本願寺龍谷大學編佛教大辭彙（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開列一術語表。鑒於漢語佛教辭彙之豐富，此辭彙表不能包括全部。但顯出相當幸運之配合，一類詞富於代表性，常爲梵字譯音如菩提bodhi，菩薩Bodhisattva，佛Buddha，另一類詞在漢和文化中內含豐富，如梵唄、舞樂、佛師。

最後勒維基於某種梵漢法術語對照表訂定法寶義林之法語辭彙。

一九六六年戴先生重訪日本，因法寶義林編纂由於大戰曾有長期之間斷，故在日鼓勵編纂工作之恢復。是時戴先生曾述從前在東京工作情況，暑期在富士山麓御殿場市之善龍寺大殿中工作⁽³⁾在勒維返法後，先生往往爲編纂組中唯一之外國人。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起法蘭西研究院教授馬伯樂Henri Maspero來日相助，馬伯樂於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十一月代理日佛會館會長，Johannes Rahder, Louis de la Vallée

(1) O. Rosenberg,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Buddhism according to Material preserved in Japan and China, Part I: Vocabulary* (中日文物所見之佛教研究導論，第一部分，語彙)，一九一六東京。

(2) G. P. Malalasekera 編，第一分冊（一九六一），第三冊之第四分冊出版於一九七七。

Poussin 之弟子得荷蘭獎助，亦來相助，撰寫「煩惱」「分衛」「智」諸條，又得法國極東學院研究員 Henri Gasparone 之合作。

另外，高楠順次郎親自參加撰寫「舞樂」及「佛性」二條；日本合作人員中，數人後來成為佛學名家，特別是山田龍城，當時負責日文工具書及藏經之集要。又用英文編寫往往出自佛教大辭彙條目之提要並音譯漢籍引文。現在京都工作之編纂人員，為某些詞條仍繼續利用此種資料。不少情形此等日文資料自第一字母至最後字母之詞條均有戴先生手寫之注語或補充。如將原始條文即日文資料與刊佈之定本條文，尤其在第二第三分冊中可見戴先生研究及綜述之權威性工作，其時或在日寫作之豐盛時期，或返法京後繼續為法寶義林撰稿時期。

一九三〇年先生返巴黎後各種工作擔負過重，但先生並未忽視法寶義林工作。約一年半間（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他與同來法京之編纂人員蓮澤成淳，覆閱、補充、修正，一九三三年完成初稿之日文資料。一九三五年十月卅一日勒維教授去世前仍能見第三分冊付印。此分冊於一九三七年由 Adrien-Maisonneuve 東方書店出版共印三百五十部。此書店至今仍為法寶義林代售者，此次因有法國政府津貼及美國捐款，法寶義林第三分冊始能付印。

以後二次大戰發生，其末期一九四五年春林藜光卒於巴黎，林氏為中國新派佛學家中最可注意者之一。戴先生與林氏相識於廈門。一九三三年林氏來法從學勒維教授門下。勒維托付一工作，引導其研究，亦屬法國百科全書式研究之傳統，法寶義林亦然，加上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及 Etienne Lamotte 大量佛學研究成

(+) *Allocution à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 le 4 février 1966*（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日佛會館講演詞），日佛文化，貳壹，一九六七，頁五六至五九。又見日佛文化，叁拾，一九七四年三月，頁三七至四一。又參高楠順次郎，*Sylvain Levi*，日佛會館會報，一九三六，頁十九至二〇；山田龍城，日佛のところを結ぶ法寶義林，（法寶義林 日法精神之聯繫），日佛文化，叁拾，一九七四年三月，頁一〇二至一〇六。

果，均可上溯至 Eugène Burnouf。戴先生後又負責整理林藜光遺著出版，在其動人之緒論序言中提及其回憶。(註)

和平恢復後戴先生試圖恢復法寶義林編纂工作班組，此次以法語為限，先生獲得新一代佛教學者之合作：Audré Bareau, Jacques Gernet, Marcel Hofinger 及 Jan Willem de Jong。

幸運決定終於來臨：Jacques May 留日七年（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八），一九六六年陞為法寶義林主編，第四分冊於一九六七年出版，印費由法國學士院碑銘與文學部負擔，戴先生為該院院士，J. May 及後來其他數位法寶義林編纂合作人員薪給則由法國極東學院擔負。由一九六八年四月起在京都正式成立法寶義林研究所附有佛學專業圖書館，情形始較安定。以上種種使法寶義林獲一新機運。本文作者得見戴先生悉心照顧直至其逝世前止。先生並能親見最近二分冊分別於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出版。

法寶義林自第一分冊至以後諸分冊間在面貌上無疑有所演變，比較詞目項數即可看出：第一分冊有三百三十二條詞目，以後各分冊平均從二十至三十項，第一分冊試驗以後，法寶義林總應定一路線以便繼續，自然不必一定重複第一分冊之特點。其特點可詳列如下：此辭彙略具批評性，梵漢對照，其中若干詞目敘述較詳細，收入認為最重要之詞目，凡有關印度佛教，尤其神話幾全部收入。

戴先生對工作，尤其對自己工作，要求極為嚴格，一冊像 Papinot (註)佛教辭彙，又過於以印度學家需要為主，而多少忽略漢學家需要，先生以為不甚合適，先生對

(註) *L'Aide-memoire de la vraie Loi* (*Saddharma-smṛtyupasthāna-sūtra* 正法念處經) , *Introduction au Compendium de la Loi* (*Dharma-samuccaya* 諸法集要經) (諸法集要經緒論) , *Guimet* 博物院研究叢刊第伍肆冊，一九四九巴黎。

(註) *E. Papinot, Dictionnaire japonais-français des noms principaux de l'histoire et de la géographie du Japon* (法文日本史地簡明詞典) 一八九九，英譯本，一九一〇東京。

缺乏新意之著作絕無興趣。因此在第二第三分冊中加強第一分冊所有之優點，尤其關於合理長度之詞目。

其優點之一在選擇有趣之引語，漢文大藏永不能全部譯為西文，最多只能希望漢藏中若干種重要典籍有全譯本，如上述比利時學派之二位佛學家所譯：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及 Etienne Lamotte。以後如法寶義林之佛教百科全書應多引富有代表性之藏經文字，種類不妨稍多，可能時多引較不為人所知之書。戴先生必已充分利用勒維所定有時不免拘束之詞目。

若干引語如是戴先生手譯其所賦予高度價值之詞條具有無法相比之特點，此即一般性概述用作若干詞條之序引。在最佳概述中吾人可舉關涉先生所謂「佛教學」亦即關於佛陀之人或特性之例，如「阿彌陀」Amitābha，「阿閼」Aksobhya，佳妙之詞條「菩提」bodhi，「菩薩」bodhisattva，「菩薩戒」輝煌之詞條；「佛身」、「佛」Buddha，「佛語」「佛音」，以及有關佛陀相貌之詞條，如「佛髮」、「佛牙」、「白毫」又如「白象」。

至於較大較難之詞目戴先生會給讀者以高山仰止之印象，如其所好攀登之高峰。佛陀或其教義之重要方面例如「平等」實戴先生佳作亦頗受其啟發，在解釋中先生絕不遲疑有意儘量徵引來自廣博之資料。先生從不陷於比較方式。

法寶義林前三分冊，雖然其所包含範圍廣博，及上述館外人士之參與，仍極像一人所撰。誠然在一般概述中，不難覺察為先生手筆，但在若干詞條中亦可測知其特殊興趣。在詞條「病」下，可以認出其家世業醫之傳統，此條又得梵學家及醫學家Jean Fillozat教授之助，詳細至極，成為有名之印度中國醫藥百科全書。詞條「梵唄」為日本佛教音樂研究之柱石，反應先生一生酷嗜音樂之熱情。先生對宗教藝術啟示之愛好，在下列具有藝術史價值之詞條中亦易察知：「佛足石」（佛足印之石）「佛師」（佛教藝術工匠之師長），「佛像」「白衣觀音」「瓶」又上述關於佛陀相貌特點，及關於神話諸詞條，以及選擇精確，高級技術品質之挿圖，亦提高法寶義林之價值。

一讀法寶義林辭彙本身及別冊總目中之傳記便可提出關於禪宗之新知識，如上所見，先生為中國禪之發現人之一。再讀法寶義林唯識師 vi jñāvādin條，其中引文甚

多，尤以瑜伽師〔行〕地〔論〕 *yogacarabhumi* 爲最，亦可見其精博。第三，檢閱所有有關日常生活之佛教諸詞，甚有清涼之感，因戴先生曾居住越南、中國、日本能有所認識。戴先生留下之精神遺產現任法寶義林編輯班組正追隨其足跡，此工作之一要點也。佛教爲現行之宗教，在可能範圍內，應多列現行現教之佛教詞語，如法寶義林有在京都編纂之便利，此不僅因日本擁有數量無法相比之專家及書刊，而且因日本宗教中心京都仍爲大量活傳統之最佳觀察站。

戴先生之著作必將獲得愈來愈多之讀者，最近刊佈之佛學選集及漢學選集(註)，於此必有助力。此公爲別人著作犧牲不少時間，加之，終生工作勤勞，留有不少著作將作爲遺作刊佈，法寶義林，戴先生曾深切聯繫之嚴肅工作，現應希望不致認爲技術性太高。吾人見以往有頗多理由相信此書應能免疏漏之虞。即使在巴黎亦不易見到此辭彙五分冊及別冊大正藏目錄，此書不僅對佛學及宗教學專家，而且對漢學家及日本學家，再加原計劃服務對象之印度學家，不無有實用之處，此書不僅有佛教知識之庫藏待開發，而且具有某一種意識態度及特殊風格可發現。現任編纂人只有一願望，即其表現能不愧於此奢望而又不可或缺之佛教百科辭彙原來主編人及導師。

戴路德

法國極東學院研究員

京都相國寺林光院

法寶義林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

(註)二冊，一九七三萊頓。

譯者注：本文原題作 *Paul Demieville et le Hōbōgirin*，最近發表於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es Français du Japon* (日本法僑協會會報) 第十七號 (一九八一年春夏季)，頁一至六，與譯者所據原稿略異，此文譯成後曾經原作者核閱

訂正。又承作者賜贈戴先生照片（見法寶義林第五分冊）並惠允影印，附此致謝，作者戴路德博士，法國佛學專家，比國魯汶大學文學博士，*Etienne Lamotte*教授高弟，比國*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漢學佛學論叢）秘書，法國極東學院研究員，法寶義林主編。

